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二至三十四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 穎

謄錄監生臣李 德

謄錄監生臣郭治怡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晉并戎狄

詳文襄伯業者不復重載

長狄附

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於采桑泮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十六年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

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
辛有適伊川見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
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文公十
一年鄭聃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
夏御莊叔縣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 冬十月甲午
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捲其喉以戈殺之埋
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聃伐宋
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

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於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
子死焉宋公於是_以門賞而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
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聃伐齊
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
獲其季弟簡如鄭聃由是遂亡 宣公六年秋赤狄伐
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
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七年
夏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於

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於檮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僞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僞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

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
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
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
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
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
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
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
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於

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
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
伯氏矣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鐸辰 成公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討赤狄
之餘焉虜咎如潰上失民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
敗無終及羣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
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因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
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

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十二年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縣臯歸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

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

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
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
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
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姦所喪
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
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
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
教民急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

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
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
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
戴鞬歸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
塗萇弘謂劉子曰容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
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
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
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

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
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 二十一年公如晉及河
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二年晉之取鼓也
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
偽耀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
載鞬歸使涉佗守之 定公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
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五年晉士鞅圍鮮虞
報觀虎之役也

臣

士奇曰晉四面皆狄惟姜戎役屬於晉為不侵
不犯之臣赤狄在其北即潞氏也陸渾在其南秦
晉之所遷於伊川者也鮮虞在其東所謂中山不
服者也白狄在其西嘗與秦伐晉者也故曰狄之
廣莫晉之啓土不亦宜乎蓋以其兼羣狄而為疆
也夫狄不可以信義服非大創之不足以震其魄
而冀數年之安故里克懼之之言不如號射之善
采桑敗而期年復來亦可以為禦戎者之明鑒矣

長狄或謂即赤狄潞氏也兄弟三人宕軼中國矢
石莫能傷意殆防風氏之類國於鄭瞞滅潞所獲
特流而之潞者耳非潞種也酆舒殺伯姬又傷嬰
兒之目雖有雋才不容不討但戮其罪人於法已
足貪其土而殄滅之亦太酷矣肥與鮮虞皆晉之
所欲吞噬者也而圍鼓之役不納其叛人及請以
城降見其猶有食色令脩而城待食盡力竭然後
取之於以勸義而懲怠非為鼓人兼為晉國也至

戴鞮既俘而又歸之終為不義自取滅亡非晉罪矣陸渾逼在王都而南曠於楚此門庭之寇不可不除者也晉能請王命總王師以臨之蔑不得志而敢為詐謬之術上欺天子蓋利陸渾之土地而懼王室分有之耳中行穆子貪大鹵之捷毀車崇卒遂令車戰法亡亦可慨矣夫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晉失諸侯

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

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

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
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
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冬益孝伯如晉報范叔也三十年二月癸未晉悼
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
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
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
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於承

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於鹹
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
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
其屬也名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
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
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
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

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媿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
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
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媿乎勉事之而後可 賂公
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
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
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
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

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

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
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
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
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
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
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
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
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

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惱埋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惱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感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

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
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
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
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
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
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
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三 三 皆同物也趙
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

聘遂如齊納幣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遂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

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夫子近德矣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
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
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
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
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
歸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
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

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
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
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
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
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
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
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
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

大夫退守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
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
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
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
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
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
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嬌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

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
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患莫大焉若患顧
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宣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
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晉韓起如齊送女公孫蠻
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主而嫁公子人謂宣子
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
來乎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大叔曰
自子之歸也小人冀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

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
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

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使叔叔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弗

許司馬侯曰不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
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詳見

楚靈王

之亂

明發按此時晉國君臣相安於媿惰故司馬侯以為不

可與楚爭亦苟且之計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七年三月
公如楚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
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
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
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我無以
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
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益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
山與之菜柞乃遷於桃晉人為杞取成 八年石言於

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
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讐動
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讐
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
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
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僥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
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
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

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

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

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補 逸說苑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送之。左

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

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

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

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

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韓非子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

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鍤也

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人憚之雖疏食菜羹平公每為之欣飽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勃然作色不說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說乎

韓非子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不識君之力也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魚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壞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壞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國語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

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
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
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
利已而忘君別也

說范平公射鷁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
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者吾先君
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
先君唐叔射鷁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

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

韓非子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

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
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
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
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
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
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
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
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

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堦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官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

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
方並鎔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
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
主公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忍有敗平公曰寡人老
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
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
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
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癱病故曰不

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國語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說苑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

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
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
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
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
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平公問於師曠
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
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

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
聽不賢也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
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
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
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
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
公名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
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訕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

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
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
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
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違平公曰善
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咎犯在文公時
又見於此故楊

周修云有兩咎犯但劉中壘復稱介子推
相荆樂盈事韓武子此類非一未有確據

晉平公
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
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

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鵠食猾猾食駮駮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駮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

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
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
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裘之故非
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
置酒虎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
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
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
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

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
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
平公曰今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
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
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
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寵言於子產曰七
月戊午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顙頷之虛姜氏任氏實守

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鄭 戊子晉平公卒 鄭伯如晉

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
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于產曰
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
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

矣而又命狐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
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
以見子皮盡用其幣 十二年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
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惄於晉晉
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慤遂如晉 晉侯
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
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
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

舉矢曰有酒如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
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
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
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僕趨進曰日旰君
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十三年晉成虧祁諸侯朝而
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
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于于
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遷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

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

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

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

人懇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
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
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懇
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
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
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儻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
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
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

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於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永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

至於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
噴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
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有
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補國語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子
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
諸侯豈惟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
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

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
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
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
侯信抑闕矣昔樂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
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惡帥敝賦踦跂畢
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讎俞與邯鄲勝擊齊之
左掎止晏菜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
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

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
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
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戇乎諸侯之事晉者魯
為免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
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十五年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
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 二月丙申
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

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
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
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
知我肆其是之謂乎三十年夏六月晉頃公卒春秋八
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誥之曰悼公
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
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天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
命守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

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孰綽矣若其不閒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患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

晉人不能詰 定公三年蔡昭侯如楚三年止之蔡侯歸及漢執王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

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
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
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
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
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
行祓社鑿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
師從鄉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
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

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配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

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綉旂旃大呂殷民
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鑄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
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
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沾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
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正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
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

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
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
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
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
衛也武王之母第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
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
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
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

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
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
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
盟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五

年夏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六年二月公侵鄭取
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
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

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吾為知難而行也見潤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七年秋齊侯鄭伯盟於鹹微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

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二月公侵齊攻廩丘之

郭詳見陪
臣交叛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

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

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

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乎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

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

於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

州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字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 晉師將盟衛侯於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吾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

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綫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

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闢也遂侵衛 九月師侵衛
晉故也 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
辭以與其弟曰此後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
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輦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
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
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
子如驥之斬晉車千乘在申午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
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

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晉幘而衣猩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貳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十年春

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燔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後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釣詩曰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
也 十二年夏衛公益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
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
寧為無勇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於垂葭實耶氏使
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
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
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
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

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哀公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九年鄭武子臘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于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於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 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

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
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
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
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
䷊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
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
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
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

於是乎取葬及轍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鄭衍之後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後衛石魋武伯曰然則盍也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於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臣士奇曰晉自悼公既沒伯業復微諸侯攜貳其故有數端焉平公杞出也推恩母家興諸侯以城

杞而不恤宗周之闕其失一也少姜嬖寵奔走一
時之公卿而非以大義勤諸侯怒無宇而執之止
魯公而不納溺帷房之私昧親親之道其失二也
築虎祁之宮下可以陳鐘鼓上可以發干兵怨讐
並興石妖間作而內則四姬在御族姓莫分淫溺
惑亂實生蠱疾其失三也信邾莒之訴絕兄弟之
歡羽毛骨肉母乃不倫乎况鄭鄖之故又非昭公
意也其失四也衛侯吾之同姓而天子守藩之國

也晉雖強安得以無禮施之涉佗何人而敢拔其手且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侮慢不已甚乎其失五也凡此五不韙者有一於此皆足以失諸侯而況政出多門徇於貨賄芻冕淫而羊舌鮒取錦於衛矣子產爭承而小國之誅求困矣羽旄假而谿壑之欲肆矣楊楯不至而使臣累於客館矣意如執舍喜怒皆以利行而伯威頓矣尤可異者蔡侯以一裘一佩見止於囊瓦者三年濟漢而誓

頗首伯庭愛子出質意晉之能撻彼荆楚而抒其
憤懣也乃召陵之役合十有八國之師其勢可以
滅此朝食而竟以一敗類之荀寅阻之伯政之壞
至此欲天下之不舍舊而圖新豈可得哉所以投
壺者有伐興之思效鼎者從蒲隧之軟晉之號令
不出於故絳而中原伯叔人自為政矣晉猶不悟
恃兵甲之威逞恫疑之術欲以力征經營不已過
乎吁以叔向之賢而見不及此可惜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宋殤閔昭公之弑

隱公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公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守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

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四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

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伐鄭
桓公元年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
美而艷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
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
故先書弑其君 會於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
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
而弑殤公名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鄙大鼎賂公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
戊申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
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
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
冕黻珽帶裳幅烏衡紈紵綻昭其度也藻率鞬鞶鼙厲
漪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
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旛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
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

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
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
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鄙鼎在廟章孰甚
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
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
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莊公十
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
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

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十一年
夏宋為乘丘之後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
諸鄙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
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
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
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

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
有恤民之心乘丘之後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
右歛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
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於
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
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南宮牛猛獲
帥師圍亳

補逸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

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
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其
不畏強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
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
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
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
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
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

之萬臂撤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闥仇牧可謂不畏
強禦矣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
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
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
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
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
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

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醯之

逸補禮記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

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曇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

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
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謗所謂庇馬而縱尋
斧馬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
擣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
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宮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
子印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
且言非其罪也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
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

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手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十四年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十五年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

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
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
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
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
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曜為司徒
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
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
馬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絰死焉雖亡子猶

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益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益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意為司馬十七年春晉荀林父

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
公而還十八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于將奉司城須
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于使戴莊桓之
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逐武穆之族使公孫師
為司城公于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宣公三
年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于武氏之謀也
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
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臣士奇曰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穆復舍其子馮而立宣之子殤殤忌馮馮卒篋殤先儒謂宋之禍宣公為之非虛語也夫與子者主乎立嫡所以杜爭奪之原而正其亂也隱讓桓而桓弑隱諸

樊兄弟交讓季子而啓王僚季光之爭故讓非三代以下所可言也殤公忌馮固逆天理然國宣公之國也馮不能體父志而欲與殤爭鄭人屢謀納馮殤公又復無道則華督之屬意於馮久矣其弑殤公為子馮也世但惡殤之忌馮而忘馮之篡殤使有南史馮亦在弑君之列矣諸侯取賂而立華氏春秋中弑君三十六其禍皆萌於此以其不誅討亂賊而反勸之惡也閔公再弑彼直循其故事

耳南宮長萬乘丘之俘囚也不正典刑而反為大夫於宋又狎而與之博不避婦人其昏已甚一言攘臂而禍及君父仇牧雖未聞匡救於平時而慷慨急難義形於色手劙而叱之碎首齒闔不可謂不忠矣昭公不能其君祖母又欲盡去羣公子披枝葉而縱尋斧焉此敗亡之道也然襄夫人欲通公子鮑為之厚施以收衆卒殺昭公殆亦魯穆姜之類耳穆姜不幸而出僑如襄夫人幸而立宋鮑

其為惡一也宋能討賊罪不有在乎觀昭公臨死之言順命而就戮亦似自知其過者而上不禮於王母下得罪於國人即弟哀亦不義而去之不可解也文公逐武氏之族並殺母弟與昭公子忮狠極矣沒而用殉且厚葬即銅南山詎足蓋其惡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左傳紀事本末卷

三十八至三十五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 惇

編修臣裴謙 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荣

賸錄監生臣郭治 怡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宋襄公圖伯

僖公八年冬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異說范以目夷為後妻半夫茲父固為太子而曰目

夷長則非後妻子明矣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冬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發明目夷之後十世猶當宥之後此華元之於魚石情

亦恕矣

補逸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

器矣而又實之

十五年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十六年春隕石於宋
五隕星也六鷗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
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
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
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
故也 十七年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
大子冬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
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

齊 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夏五月宋敗齊師於穀立孝公而還 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宣公 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鄫子會盟於邾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牛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

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秋宋人圍曹討不服
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
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於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
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修好於
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於齊修桓公之好也 二
十年冬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
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

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於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於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補
逸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

公貶曷為為執宋公敗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

自我隳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
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
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此公子目夷復曰
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
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吾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
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
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
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

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
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孰未有言
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
公與議爾也

二十二年春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
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
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
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

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

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縕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補

逸史記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闢禮義襄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二十四年秋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
享之間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
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
加禮也

臣士奇曰宋襄公以亡國之餘起而圖伯蓋迹齊
桓而為之者也首用兵於齊假置君之義其意以
為伯國既款而字下諸侯亦不待痛而服矣夫齊
桓之所以成伯非定襄王之位與葵丘之申五禁

乎孝公雖桓之所屬而無虧長衛姬之所出也兄弟之序甚明乃遽伐齊喪奉少奪長致無虧不得其死亂上下之分長篡弑之階其何以為天下盟主哉至兵威所及尚不能服一曹而欲與楚爭伯星隕鷗飛天變見於上目夷深憂遠慮人事著於下鹿上執辱可為明戒而又伐鄭以挑楚怒兵敗身傷踰年竟卒甚矣哉宋襄之愚也至泓之敗或以其不從司馬之言不扼楚於險不忍重傷與二

毛而宋襄亦至死無悔謂其能行仁義之師不幸而敗吁宋襄其誰欺乎夫禍莫憚於殘人之骨內而以國君為芻狗無虧之殺鄙子之用以視重傷與二毛孰大逆天害理之事宋襄敢行之而故飾虛名以取實禍此所謂婦人之仁也以是圖伯不亦難乎若夫欲速見小並於合諸侯而昧長駕遠馭之大略先儒於曹南傳已暢言之而不知其失算尤在伐齊置孝公之始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五